

## 看似寻常却奇崛

——浅析奥斯丁小说的题材选择与叙事方式

孔苏婧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简·奥斯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得到普通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历经二百年而不衰,奥秘就在于她对传奇的巧妙化用——继承而又不落俗套——和独特的叙述视角——超然与外,容纳一切,在因袭浪漫故事的古老框架的同时又敢于突破常规,用细腻传神的笔为世界文学贡献了浪漫而又现实的爱情故事。

**关键词:**传奇;浪漫故事;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3-0047-04

近二百年来,简·奥斯丁持续不断地得到了评论家和普通读者的喜爱。英国当代著名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说过:“英国文学最近这一又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趣味的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奥斯丁经久不衰。”<sup>[1]</sup>从十九世纪至今,奥斯丁研究热度不退。尽管在西方文学评论界,各种“主义”频繁更迭,但是奥斯丁的声誉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都对她青睐有加。环顾今天的世界文学,似乎有个怪圈: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似乎成了跷跷板的两端——受到一端追捧的作品在另一端却往往反映平淡。而简·奥斯丁却走出了这个怪圈,她的作品持续热销。今年3月1日世界图书日的调查显示,迄今为止,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们从没有停止过对奥斯丁作品的再版。在英国,简·奥斯丁的小说每周可售出35000多本,成为最畅销的书之一。“简迷(Janeites)”作为一个特定词汇已经进入了英语词典,全世界的“简·奥斯丁热”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国,自1935年《傲慢与偏见》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奥斯丁就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喜爱。《傲慢与偏见》一版再版,已经成为多家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的保留书目之一。奥斯丁的其它的几部小说,《理智与情感》、

《诺桑觉寺》、《爱玛》、《曼斯菲尔德庄园》、《劝导》也正赢得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评论界对她的兴趣也是与日俱增,从1980年至2000年的二十年中,奥斯丁一直稳居我国“研究最多的前10位英国作家”之列<sup>[2]</sup>。

是什么使得简·奥斯丁跨越了时间的横亘、语言的隔阂和文化的差异而为大家所喜爱呢?文学评论界也在寻求着答案。十九世纪的奥斯丁评论主要看重的是其作品中形象刻画的生动逼真、世态讽刺的人木三分、对话的机智幽默和道德的完美示范。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各种新批评理论的出现,奥斯丁研究也如同多棱镜中的阳光一样多姿多彩。她的爱情观、婚姻观、女性观、金钱观、政治观、宗教观、历史观,她的语言艺术、叙事技巧,她的意识形态,甚至于她的生平与她的作品之间的关系,都成了研究的焦点。然而,一部作品能否保持恒久魅力,关键还在于作品自身。本文拟从题材选择和叙述视角上来揭示奥斯丁小说广受欢迎的内在根源。

### 一、题材选择:对传奇的沿用与发展

传奇(romance)一词来自法语,本指用法国本土语言写成的专供娱乐而非道德说教的一种文学作品。十二世纪时,传奇演变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的取材极为广泛——古希腊特洛伊诸英雄的经

收稿日期:2008-05-30

作者简介:孔苏婧(1976-),女,江苏泰州人,扬州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典故事、英法两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历险经历都溶入了它的叙事范围内。但其叙述中心基本围绕放逐与回归、爱情、婚姻、探险、家庭、自我追寻、异教和基督教的纷争等展开。传奇的男女主人公往往集各种美德于一身，蒙难于各色邪恶与社会逆流，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后，或胜出或殉道，皆会令读者、观者或听者唏嘘同情或赞叹不已。值得注意的是，居于叙述中心的男女主人公并非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或保护神，而是代表着某种个人理想和向往。在中世纪禁锢人性的岁月里，这些故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暂离现世苦痛的偏门，门开处即可见自由、爱情等等当时人们既不可欲亦不可求之物。所以，传奇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了协调现实与理想、评点社会是非、挖掘人生意义等重任，已远超它的法文原意所能涵盖的范围。随后，文艺复兴高举人文主义大旗，与个人密切相关的爱情与婚姻，逐渐成为传奇的主题，传奇也因此逐渐被认同为专司编织浪漫故事的一种体裁。

何谓浪漫故事，众说纷纭。弗莱认为它“本质上是对人类行为仪式性的或象征性的一种语言模仿”<sup>[3]</sup>，其叙述中心往往是主人公的曲折成长和赢得真心爱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与死的自然循环、理想与挫折的一再交锋不断塑造着人物的自我，找寻着自我。因此，浪漫故事的本质就是通过语言模仿通达人类本质或者说人性的认识，故事叙述和接受的过程即幻想和实现的过程。这样，弗莱实际上给浪漫故事的创作和阅读提供了一个心理的解释。珍妮斯·拉德威心目中理想的浪漫故事是“讲述一个聪明能干、独立自主并富有幽默的女性在经历了许多猜疑和不信任以及某种非人道的待遇和暴力后，被一个聪明能干、温柔体贴并富有幽默感的男人的爱所征服”<sup>[4]</sup><sup>205</sup>。普通读者对浪漫故事的期待与拉德威相似，多是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经历重重磨难后最终得与英俊勇敢的男主人公喜结良缘。种种理解与解释都未离开一个共同的题材——爱情与婚姻，而这正是奥斯丁全部作品的主题。

从她的第一部作品《傲慢与偏见》到最后一部作品《劝导》，简·奥斯丁都在谈论爱情和婚姻。于“乡野的几户人家”内，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产阶级青年女性的情感、恋爱。聪明俏皮的伊丽莎白和自高自大的达西分别在傲慢和偏见的捉弄下若即若离，在经历了几番是是非非后，两

人才终于互相敞开心扉，消除了误会，走入了婚姻的殿堂；理智的爱丽诺与内敛的爱德华，浪漫的玛丽安与沉稳的布兰登上校之间沉沉浮浮，甚至经历了“第三者”插足和失恋的考验和煎熬才终成正果；年轻的莫兰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折磨后才终于和她心仪的白马王子蒂尔尼携手；胆怯而正直的范妮历经嫉妒、诱惑和逼迫后才终于用自己的美德赢得了埃德蒙的心；率真鲁莽的爱玛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时也获得了奈特利的爱情；安妮在失恋的痛苦中青春早逝，暗自神伤时，是温特沃思回归的爱情让她重又焕发了青春的光彩。

这些故事模式，并非奥斯丁首创。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爱情大团圆的结局来。这无论是对于西方读者，还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不陌生。西方的白雪公主、灰姑娘的故事皆以与王子的结合为结局，我国最经典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两位主人公虽死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最终却依旧以化蝶的形式获得了团圆。这种团圆的结局，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纯真爱情的期待与祝愿。读者阅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就是他们心灵上体验爱情的萌芽、生长、挫折、开花与结果的全过程。悲剧式的结尾固然能震撼人心、引人深思，但却不能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而大团圆的模式则是满足了那种愿望，那种对美好爱情的期待，对爱情走向婚姻的期待。无论读者是什么身份、有无情感经历，他/她都能从奥斯丁那里得到点什么。对爱情是什么还懵懵懂懂的读者在阅读莫兰的心理感受时会豁然开朗；被爱情欺骗了的读者会对玛丽安的骤然心碎感同身受；失恋的读者不会忘记安妮的踟躇徘徊；陶醉于爱情甘醇中的读者更会难忘爱丽诺掩面而泣、飞身而出的背影、伊丽莎白的彻夜难眠和安妮容光焕发的双眸。

“如果女主角在故事中所经历的各种事件能唤起读者激动、满意、满足、自信、骄傲和力量等正面感情的话，那将会是一个成功的作品。”<sup>[4]</sup><sup>206</sup>珍妮斯·拉德威虽是针对女性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言，但这句话用来评价奥斯丁的浪漫故事模式也同样适用。传统的传奇叙事中，往往充斥着五花八门的事件与富于浪漫情调和感伤的画面。读者阅读这类故事固然能够满足自己猎奇的心理却无法让自己骄傲、自信，因为那些让人心碎或惊讶的事件在真正活着的人身上是极少会发生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心理的满足后，仍然要面对平

常的生活。因此,这类故事实际上无限放大了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唤起的是读者深深的落寞。而奥斯丁的小说世界里是一些与我们相似的普通人物和一般人都可能碰到的普通事件。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活着,为柴米油盐算计着,为日常琐事烦恼着。无论是伊丽莎白还是爱玛,经历的无非是日常琐事,家长里短。从奥斯丁的小说世界漫游回来的读者不会感慨于生活的平淡无奇,而会更加精心地经营自己的生活。

可见,奥斯丁对传奇故事题材的沿用、大团圆模式的采纳和她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她的作品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

## 二、叙述角度:与故事人物的近与远

尽管奥斯丁沿用了传奇的题材,她的叙述方式却不同于大多数浪漫故事。在她的叙述中没有离奇的情节设计,冒险、惊悚、战争、杀戮、死亡或是异国风情都与她的故事绝缘。她的女主人公们无需像朱丽叶一样为了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需在哥特小说的虚构世界里担惊受怕。相反,她们生活得很真实,跳舞、喝茶、散步、探亲访友、聊天打牌,一如我们中间的许多普通人一样。她的故事中最严重的事件也莫过于《劝导》中路易莎从台阶上摔倒了下来,或是《傲慢与偏见》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两位小姐的私奔,或是《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遭威洛比欺骗后的一场重病,仅此而已。乔·亨·刘易斯说:“奥斯丁小姐的作品里没有什么声势浩大的东西。”<sup>[5]</sup>

那些能够调动起我们每一根神经却极少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浪漫故事,我们在阅读时可能会莫名惊诧或无比艳羡,但却不会感同身受。根据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说,每一个读者阅读时,都是带着自己原有的“期待视野”的。只有当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视野期待达到融合时,作品才能顺利地接受。奥斯丁全部小说的故事都是由一般人都能观察到的普通事件构成的。今天的普通读者,既失去了对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兴趣,又厌烦了千篇一律的夸张虚构,他们更为关注与他们现实生活相类似的作品。现代派的许多作品都较为关注现实,尤其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可是那艰深的主题、消解的结构、破碎的情节往往让许多现代读者望而却步。此时,奥斯丁平实得近乎通俗的浪漫故事对读者也就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一开

始,作者就用诙谐幽默的口吻煞有介事地宣布了班纳特太太的生活信条:为她的女儿寻找金龟婿。随后的叙述中,这位庸俗势利、愚蠢不堪而又装腔作势的太太不断出场,读者在忍俊不禁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沉陷到她的信条里。毕竟,现实生活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也是不少为人父母的读者的生活信条吗?就这样,奥斯丁轻易地走近了读者。正如司各特所说,奥斯丁的小说“有如麦田、农舍和牧场比之一所名胜邸宅中加意修葺过的园林…使常到那里去的人产生一种和他们自己的待人接物的感受密切相连的愉快感”<sup>[6]</sup>。

如果文学作品过分流于生活的琐细则会失去它的文学性,读者就会因过于沉迷于自身经历的重现而失去对作品的理解。根据姚斯的“审美净化”说,只有当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由此获得非功利的审美自由才能达到心灵的解放。奥斯丁在细细描绘日常饮食男女时会不会因与读者距离过近而失去其作品的美呢?毛姆曾说过“虽然总的看来,她的小说里没有什么故事,而且她通常避免戏剧性的事件,然而不知怎地你会津津有味的一页一页读下去,急于要知道下文如何。”<sup>[7]</sup>缘由所在就是奥斯丁在通俗叙事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同时又适时地远站一边,冷静地观察注视着,而不是置身其中,妄加评论。

奥斯丁笔下人物众多,性格各异,既有德行高尚的温特沃司,也有卑鄙阴险的爱略特;有平易朴实的范妮也有爱慕虚荣的玛丽;又有浪漫多情的玛丽安和沉稳实际的爱丽诺…我们或欣赏或鄙视、或同情或嘲笑。可是奥斯丁永远是那么不动声色地隐身于作品之后,从来不给她的人物贴上“好人”或是“坏人”的标签。事实上,我们很难在她的作品中找到坏人,也难找到作家本人对他们的猛烈攻击。她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宽容、大度和对人的理解与对世态百相的洞悉结合起来。夏洛蒂迫于自己既无姿色又无财产嫁给了妄自尊大、趋炎附势的柯林斯,作为她的好朋友伊丽莎白虽震惊、难受,却没有嘲讽、鄙视甚至背弃她,相反,伊丽莎白真诚的预祝她婚姻美满幸福。安妮虽由于听从了拉赛尔夫人的劝导而遭受了八年的情感煎熬,可她仍一如既往的视那位夫人为母亲与朋友,没有怨恨和疏远。奥斯丁把世事的荒唐、矛盾、无奈都摆在读者面前而不作任何武断的评判。她超然于外、容纳一切的叙述视角无疑给了平静的生活以更多的思考空间,读者于思考的同

时也就与作者一起进行着人生的深刻思考。

在女性形象刻画上,奥斯丁也是独具匠心,既站在女性的视角观察世界又不时走开从远处端详着她的女主人公们。她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诸多中产阶级青年女性的细腻心理和情感,这时,女性不再作为被观察者,而是成为了观察者。所以我们才能从旁看出达西的傲慢、窘迫与踌躇;才会和安妮一起揣摩着温特沃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里,女性也不再像一般浪漫故事里仅作为追逐对象而存在一样,女性成了猎手。尽管,奥斯丁在《诺桑觉寺》里不无揶揄地说女性在确信男性已爱上自己之前是不应该爱上男性的,她的六部小说里却都是女性猎取男性爱情的故事。虽然这种猎取还是比较被动和静态的,但明确的事实是,这些女性早在得到男性爱的表白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他们,并处处注意他们并吸引着他们的注意。这种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无疑给奥斯丁赢得了无数的女性读者。

深入女主人公内心的同时,奥斯丁又悄立一旁,注视着她们。当然她不再把眼光聚焦在女性的外貌刻画上,而是更多的让她们用自己的行动

来刻画自己。因此,我们只知道爱玛俊俏聪明、性格开朗;伊丽莎白机智俏皮,身材苗条,诸如此类的一些泛指形容词。相反,奥斯丁给了她的女主人公的品德、内涵、修养更多的描述。而且,这些女主角们,并不像传统叙事中的女性,她们既不是完美无缺的天使,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妖妇,而是和我们一样有着优点与缺点的人,她们或善良或势利、或聪明或愚蠢、或谨慎或冒失。她们的生活中并没有遍布蜜语和鲜花,而是有着各种蜚短流长。这种有点缺失的生活和有点瑕疵的女主角赋予了她的作品更多的真实,读者在阅读接受故事中的人物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自己和世界的不完美。因此,奥斯丁的小说在叙述角度的近与远的协调中,既为读者提供了浪漫的爱情故事,又帮助读者消弭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可见,奥斯丁的经久不衰有着耐人寻味的缘由。她在因袭浪漫故事的古老框架的同时又敢于突破常规,用一支细腻传神的笔为世界文学贡献了浪漫而又现实的爱情故事,刻画种种迷人的女性形象的同时,又用真实可信的生活细节给沉迷于幻想的人们以现实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1] 艾德蒙·威尔逊.漫谈简·奥斯丁[M]//朱虹.奥斯丁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
- [2] 王松林,王晓兰,熊卉.中国“十·五”期间英国小说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5(3):28-30.
- [3] Corinne Saunders:A Companion to Romance[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3.
- [4]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 乔·亨·刘易斯.简·奥斯丁的小说[M]//朱虹.奥斯丁研究,2001:42.
- [6] 瓦尔特·司各特.一篇未署名的评论《爱玛》的文章[M]//朱虹.奥斯丁研究,2001:24.
- [7] 毛姆.毛姆读书随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80-81.

## Common Seemingly, Outstanding Actually —A Brief Analysis on Jane Austen's Subject Selection and Narrative Mode in Her Romantic Stories

KONG Su-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0, China)

**Abstract:** Jane Austen's works have kept being favored by readers lay and academic throughout the last two centuries. The present paper aims at demystifying the fact from her selection of subjects and narrative mode.

**Keywords:** romance; romantic stories; narrative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沈爱琴,丁小玲)